

# 非物质文化遗产吴歌保护与传承的 译介学探索进路研究

朱义华

(江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摘要]** 译介学认为艺术作品的译介传播不但可输出民族文化资本、移植文化种子,还有利于建构并推动文学、艺术与文化多元系统的演化,既提升民族文化软实力,又推动世界文化的互动交流。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吴歌融文化遗产、口头文学与民俗音乐等特性于一体,既具静态的人文研究价值,更具动态的艺术欣赏价值与社会服务功能。吴歌的译介输出是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举措,它既是对传统的单维度、单媒体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手段的创新与补充,又是迈向多媒体、多模态、多元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模式的客观要求,更是开发利用吴歌人文研究价值、艺术欣赏价值与遗产经济价值的全新尝试与有效探索。译介学的视角有利于带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外宣效果与经济效应,对实现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保护传承与经济价值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吴歌;非物质文化遗产;译介学;保护传承;译介输出

**[中图分类号]** G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3)05-0122-07

## 一、译介视角提出的缘起

吴歌是吴语地区的民歌民谣的总称,主要是指下层劳动人民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意志、要求和愿望而集体创作的一种口头文学与艺术形式,是吴地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经代代相传而积累的一笔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又被冠以“吴歌遗产”之名。吴歌与吴语地区的生活习俗与风土人情密切相关,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与民间色彩,属民俗文化研究的范畴,是研究吴语地区的经济、社会、风俗演变的重要文献与民俗考古的重要佐证。然而,由于时代的变迁、现代化生活方式与文化形式的多元冲击,吴歌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基础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依靠口授和行为传承的吴歌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吴歌的流传、演唱环境在全面萎缩。于是,这一原本根植于普通民众的民俗文艺样式在现代社会便出现了“水土不服”,似乎正在

演化为历史的“活化石”。

值得庆幸的是,吴歌的采风、收集、整理、记录等抢救性、保护性工作得以有序展开,出版了大量有关吴歌的书面资料,如《吴歌》、《白茆山歌集》、《芦墟山歌集》、《吴歌遗产集粹》等。在各有关部门与专家学者的努力下,在吴歌保护的力度与成效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继2006年5月苏州市申报的吴歌遗产项目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sup>[1]</sup>后,由苏州与无锡两市联合申报的吴歌遗产项目开始受到当地政府部分的重视,于2007年3月被江苏省人民政府列为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sup>[2]</sup>,而后由无锡市申报的吴歌遗产项目于2008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增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sup>[3]</sup>。目前,有关部门正在积极筹备申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各项工作,所有这些都为吴歌的深入发掘、保护传承、后续研究与利用奠定了基础。

**[收稿日期]** 2013-05-30

**[基金项目]** 本文为作者所主持的2011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指导项目“民俗译介与文化互动(2011SJD740001)”与江南大学2009人文社科预研项目“吴歌的译介与文化互动研究(1165210382090710)”的主要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朱义华(1978-),男,湖南湘乡人,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翻译学、民俗译介与语言哲学。

然而,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吴歌被归入第一大类,即“民间文学”类,而作为吴声歌曲的“民间音乐样式”似乎被忽略。而且,绝大多数吴歌资料也是对吴歌“文学”的收集整理与文字记录。这种“纸质化、单模态”的保护倾向一方面是吴歌保存与传承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但反过来也加速了吴歌的“石化”进程。这是因为从本质上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脱离了群众生活的根基与口头传承方式的吴歌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疑也就丧失了其存在的土壤和与生俱来的活力。

不可否认,吴歌是我国吴语地区广大劳动人民在长期劳动和生活实践中,用集体的智慧和艺术才能创造的一份极其珍贵的口头文学遗产,但文学性并不是吴歌遗产的全部属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吴歌应归入“民俗表演艺术样式”的范畴,即一种文学性与艺术性并重的根植于民间的群众性艺术表演体裁与艺术表现形式<sup>[4]</sup>。它兼文学性与艺术性于一身,融口头文学样式与民间音乐属性于一体,既具静态的人文研究与历史考究价值,更具动态的艺术欣赏与社会服务功能。在静态描写与记录的基础上,完全可以有动态的开发利用;在收集整理等传统的保护手段上,完全可以大胆创新,来推动吴歌的传承。而吴歌的译介输出则可以很好衔接吴歌的静态保护与动态传承,推动吴歌的保护传承由单媒体、单模态向多媒体、多模态方式转变,更好地实现人文研究价值、艺术欣赏价值与社会经济价值,达到保护传承文化遗产的终极诉求。

## 二、吴歌译介输出的必要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事关民生、民族精神、文化多样性,和谐国际社会创建,不能等闲小视<sup>[5]</sup>。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吴歌的译介输出就是朝建构世界文化多样性与和谐国际社会方向的一种努力与尝试。吴歌的译介输出主要是指在已有文字、图片或声音的基础上,借助包含电视、网络在内的多媒体传播手段对作为民俗表演艺术样式的吴歌进行多模态与多元化的符号转换(包含语内译介、语际译介与符际译介三种)与宣传介绍,从而吸引国内外媒体、游客与学者的关注,带动民俗旅游资源的开发与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变遗产“活化石”为经济“活源头”,实现吴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文研究价值,艺术欣赏价值与社会经济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译介输出从宏观上来说是由于保护传承的需要,但具体而言则是由其自身的

传承特点、国内外关注的广度与时代发展的要求所决定的。

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具有“独特性、活性、传承性、流变性、综合性、民族性、地域性”<sup>[6]</sup>等特点,吴歌也不例外。就其综合特征来看,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民歌,吴歌的文本语言非常接近日常吴语地区口语方言,它通常以劳动歌、时政歌、酒歌、情歌、儿歌等形式表现这一地区某一或某些生产、生活、甚至于生存相关的主题,时而叙事、时而描述、时而抒情、时而又议论,特色鲜明地反映或记录了吴地民间的真实生活与民俗状况。这些地域、方言与民俗上的特征既是一种原生态的优势体现,也是一种迈向开放态的阻碍因素,往往使得吴语生态圈以外的国人很难了解、接近吴歌,更别说外国人。因此,吴歌译介输出(包含不同民族语言的语内译介、不同语系语种的话际译介以及多模态的符际介绍与输出)将更好让吴歌走出吴语圈与汉语圈,走向全国、迈向世界,从而扩大关注的广度与探索的深度,为吴歌的后续保护与开发利用赢取全国乃至世界性的资源提供机遇。

其次,尽管吴歌面临“石化”的危险,亟待抢救,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兴趣却是方兴未艾,他们分别从文化遗产、民俗文学、吴声音乐以及吴文化学等角度对吴歌的保护与传承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主要涉及吴歌的采风搜集、归类整理、传承保护与衍生引介等。单就国外学者的译介来说,早在“一战”前后便出现了日本翻译家小畑蕙义对“子夜吴歌”的译介,后来英国著名作曲家阿瑟·布利斯据此将其编曲,以音乐的手法将其诠释并引入欧洲<sup>[7]</sup>。后来又有大量国外学者通过翻译与介绍的形式输出了大量作为文学或音乐体裁的吴歌,其中的三个里程碑是:科奈莉亚·托普曼翻译出版的德语版冯梦龙《山歌》,安·比雷尔翻译出版的英语版《汉代民歌》和《玉台新咏》与施聂姐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译介出版的《中国民歌与民歌手》<sup>[8]</sup>。国内对吴歌的译介输出始于2003年,由汪榕培与金煦等主编译的《吴歌精华》<sup>[8]</sup>一书曾作为第27届世界遗产大会的献礼书籍赠送世遗会委员。此外,1994年2月,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东南亚首席代表武井士魂为首的“中国传统民话保存情况考察团”来苏州、常熟考察了吴歌的保存情况。2003年,美国圣奥拉夫学院毛百乐教授到吴江考察芦墟山歌。这些进一步说明国际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吴歌与其文化交流意义的重视。可以说,吴歌的译介输出将为推动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发挥着它独特的作用,也将为

推动全世界范围内吴歌的保护与传承以及各民族文化的互动交流提供了全新的契机,从而为吴歌遗产经济价值的开发利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再次,民歌的跨文化译介传播是人类对其共有文化遗产认知深入的客观要求。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歌不仅是民族化与地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宝库大家庭中的一员,国际社会、民族国家与地方社区将会既分工又协作来保护好全人类所共有这笔财富。在共时认知向度下,文化遗产具有“超位、高位与本位”三个维度:联合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国际遗产组织、机构站在全球的立场上,对遗产的认知和条款规定属于超位性的;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遗产认知和表述属于高位性的;而那些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认同者、传承者所形成的核心价值则是本位性的<sup>[9]</sup>。在本位与高位认知的基础上,如何使民歌融入到世界文化遗产大家族并获取世界性资源来推动其保护、传承与发展就需要多模态与多元化的翻译、宣传与介绍等手段,以实现超位上的“软着陆”。民歌的译介输出与海外传播将为推动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发挥着它独特的作用,也将为推动全世界范围内包括民歌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以及各民族文化的互动交流提供了全新的契机,从而为民歌经济价值的开发利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时代在发展,古老的吴歌必须逐步适应并融入现代化的进程才能得以保护与传承。当前,国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其中的“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包含着对文化遗产的各种开发和发展方式<sup>[10]</sup>。相对而言,保护抢救是一种被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方式,而开发利用才是一种主动积极地应对现代化冲击的传承形式,吴歌的保护不仅需要作为吴语口头文学样式的吴歌进行文字化与纸质化保存,还需要对作为吴声音乐艺术的吴歌进行音质化与图像化保存,而其传承发展也不仅需要搜集、整理、记录等传统手段,更需要有创新、能适应现代化发展趋势的新形式。而吴歌的译介输出就是一种有效探索的新形式,能够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整合起来,从而实现吴歌的文学研究价值、艺术欣赏价值与文化遗产价值。利用吴歌的译介输出来扩大吴歌在国内外民众中的民俗文学魅力与艺术感染力,在现有吴地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基础上,如吴文化节,吴地水上民俗船游活动等,完全可以逐步发挥吴歌的助兴

功能,进而打造以吴歌吟唱为主题的特色民俗表演节目与以观摩学唱为主题的民俗旅游项目,根据吴歌的类型(如情歌、劳动歌、时政歌、仪式歌、儿歌等)辅之以相应形式的人物角色、装扮、情境与道具等,使“活化石”吴歌得以还原成不同时代不同场合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歌、民谣与号子等“活态”形式,从而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与社会效应。

因此,可以说吴歌的译介输出是科学开发、合理利用吴歌的来为现代化文化产业与社会经济服务的全新尝试与有效手段。只有吴歌的社会影响扩大了,人们的了解与关注才会相应扩大,合理利用与科学开发的传承发展思路才具可行性。

### 三、吴歌译介输出的可行性

译介输出作为民俗表演艺术样式的吴歌,不仅是世人了解和接触异域文化和特色文明的重要窗口,同时也是更好地弘扬和宣传民族文化和当地文明的重要举措。然而,吴歌寓文学性与可表演性于一身,言语符号与非语言符号于一体的特征就意味着其作品的译介要超出纯语言转换<sup>[4]</sup>。译介者将面临两大主要难题:其一,就其文学性而言,吴歌依赖吴语方言符号体系而存在,其内容在来源上包括诗歌、词曲、戏剧等诸多难译的文化成分;其二,就其艺术性而论,吴歌非言语层面的音乐表演维度与道具场景等因素也同样存在着大量难译的因素。吴歌的这种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译介的难度,但这决不意味着对其译介的否定或不可能性。实际上,这涉及到翻译研究的一对矛盾范畴,即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问题。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是中外译界长期争论不休的论题。持有可译性观点的人认为原文是可用另一种语言翻译出来的,他们认为人类的思想具有同一性,认知与思维方式具有普遍性,这就是翻译的基础<sup>[11]</sup>。可译论者还认为可译性是一个动态的范畴,根据实际需要它有一定的层次性、对应维度与对应限度。与前者相对,不可译性指译文不可能准确完整地再现原文。诚然,不可译性也是相对的,正如 Catford 所说,随着社会和语言的发展,今日之不可译,明日可能成为可译<sup>[11]</sup>。换言之,可译性与不译性都不是绝对的,只是存在一个“度”的概念。遗憾的是,争辩双方均把其讨论限定在语言文化层面而没有往更高级的层面拓展。Roman Jakobson 认为翻译研究应该根植于一个更大的层面或系统,即符号层面或符号系统,并进一步把翻译区分为: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sup>[12]</sup>。该符号学

理论的提出不但进一步奠定了可译性研究的理论基础,也为吴歌的译介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吴歌依托吴语(含少量古代吴语)而存在,且其中隐含了表演者的吟唱情景、服饰装扮、音乐曲律等非语言因素以及表演者动作、吟唱中出现的诸多非言语符号与副语言符号,我们只有根据 Jakobson 的理论区分才可能制定出译介的步骤并对之进行翻译或介绍。首先应是语内翻译,把吴方言或古吴语转换成现代汉语,再进行言语部分的语际翻译,最后还要对非言语的维度进行多模态、符际性介绍宣传<sup>[4]</sup>。而且,译本中最好一并附上语内、语际与符际转换前后的各种文字与图片说明以及有声视频等相关资料,这样才能全面对外宣传并输出吴歌与吴文化,同时有助于持不同语言的外语读者与持不同方言的本族语读者对吴歌的理解、接受、改编与表演。

吴歌译介输出的交际服务对象与一般文学作品有所区别,前者的受众主要是现场表演时的观众,当然也包括少量的文本读者与研究者;而后者则主要是文学文本的读者与研究者。受众的不同就决定了翻译目的与译文功能的差别<sup>[4]</sup>。德国“功能主义翻译学派”代表 Katharina Reiss 的“译文功能优先论”与 Hans Vermeer 的“目的论”均提出翻译活动必须结合其赞助商、出版商、译者、读者等诸多翻译活动的参与者来确定译文的目或功能,因为这一的目与功能将决定译者的翻译策略与技巧的运用<sup>[13]</sup>。译介输出吴歌主要是让受众在瞬间即逝的表演环境中听懂文本潜台词,进而欣赏整个歌曲的表演过程并从中得到“美”的享受;而一般文学作品的译介输出主要是让受众在没有时空限制的背景中去自由解读、体味、欣赏并获得“美”的感受。这种差别就要求译介者根据大众化表演艺术样式的要求与受众及其知识背景的差异来确定其翻译策略,吴歌中言语形式的诗歌、词曲、戏剧等文本应合理通俗化、明晰化、口语化,以便实现受众的可接受性。

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 Susuan Bassbett 和 André Lefevere 指出译诗不是复制原文,而是创作相似的文本,是“文化种子”的移植<sup>[14]</sup>。吴歌的译介同样不是复制原文,更不是将作为这一“种子”组成部分的诗歌、词曲、戏剧等言语符号从中肢解出来,而主要是让这样一颗民俗“文化种子”得以整体移植,让输出的“吴歌种子”在构建文学、文化多样性中发挥作用。因此,功能学派与文化学派的观点为吴歌的译介输出进一步提供了理论支撑,也就解决了译者所面临的一大难题。译介输出吴歌的主要

目的是移植吴地特色鲜明的“吴文化种子”,使译文充当起传播民族文化或区域文化的重任,从而使异域读者了解新的文艺体裁,并初步懂得如何去解读、体味其作品,欣赏其表演,从而丰富文化艺术的多样性。故而,译介者不必过多地受制于这些表演艺术作品的言语呈现形式,而应把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保留文化意蕴与“文化种子”的整体移植上。

至于吴歌的艺术维度,即可观赏性与可表演性等表演中的非言语因素,如其中的戏剧、音乐和装扮、道具等因素,Susuan Bassbett 在论及戏剧翻译时为译介者指明了方向,她认为翻译人员的任务不是把一个作品译成能够表演的脚本,他们的目标应该是保留作品的异域特色,让读者自己去发现和体味剧本<sup>[14]</sup>。同理,吴歌的译介者不必充当译入语中吴歌的演唱者或艺术编导,其主要任务是传递“文化种子”,充当民俗文化对外传播的“红娘”,从而为赢取国际化资源支持与其开发利用提供可能。为此,译介者必须采取一定的文化和信息补偿策略来使译入语受众了解该类题材的民俗特色、艺术价值与表演形式。故而,在译介输出吴歌时,对吴歌的详细描述、介绍与说明(含文字、图片说明与现场录音、录像等多媒体、多模态资料)尤为必要,特别应对其历史渊源、典型特征、表演形式、情境道具等进行全面介绍,最好配上一手的现场吟唱或表演剧照,从而妥善解决非语言符号传达上的问题。

#### 四、基于译介输出的吴歌开发与利用

在传统意义上,吴歌主要采用“采风搜集、记录描写、归类整理、记录印刷”等主要以单维文字(也有少量的图片或录音)为载体的保护与传播媒介,这些手段是现代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掘与抢救必不可少的前提。然而,正如前文所述,由于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冲击、价值观念的转变以及保护意识的淡化使得这一具有浓烈地域特色,以口头形式代代相传的吴歌处于濒临灭绝、危在旦夕的境地,老一代吴歌手“口唱吴歌泪水淌,盼望吴歌再辉煌”<sup>[15]</sup>。一大批有造诣的吴歌演唱者、传承人与研究者,如“吴歌王”钱阿福、“山歌精”华祖荣、“吴歌搜集大王”朱海容、“金嗓子”陆瑞英、“吴歌刘三姐”唐建琴以及其他一些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张浩生、张永联,杨文英等或年届耄耋、或年逾古稀、或年近花甲,苦于后继者严重缺失,他们仍活跃在吴歌抢救与传承的第一线。这一现状迫切要求有关部门迅速反应,采取行之有效的抢救行动。吴歌作为口头样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载体的,其重要特点就是“具有活态性,加强对代

表性传承人的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环节”<sup>[6]</sup>。传承人制度的建设与培养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见到了曙光,但是传承人的培养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所以采风搜集、记录描写与整理出版等传统手段,虽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投入,但由于抢救迅速、成效显著、简便易行而被各级有关部门广泛采用。

然而,从吴歌的感知方式来看,吴歌更多地不是一种单一媒体的口头文学体裁,而是一种立体多维的民俗音乐艺术样式,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视听觉综合艺术”,不仅需要运用文字媒介,还应利用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和传播<sup>[16]</sup>。吴歌的译介输出就是要通过“多媒体、多模态与多元化”的“语内、语际与符际”传播与介绍来吸引国内外媒体、游客与学者的关注,带动民俗旅游资源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开发,实现对吴歌的科学开发与合理利用,变“活化石”为“活源头”,进而实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吴歌的社会效应与经济价值,激起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情,激发他们学习研究的兴趣,激励他们自觉地投入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之中去。从某种意义上说,译介输出不纯粹是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工具性手段,也是一个综合的开发利用工程,不仅需要遗产管理部门与外宣管理部门的配合,更离不开媒体、国内外文化遗产研究人员与广大民众,尤其是游客的积极参与。吴歌的译介是语言翻译艺术与民俗舞台艺术的结缘。我们不但要翻译介绍作为口头文学体裁的吴歌的语言特征、叙事方式、文学母题、文化意象、地域差异以及与吴文化的关系,还要翻译介绍作为民俗音乐样式的吴歌的音调、词曲、润腔、旋法与节奏等;既要让外国学者与游客了解吴歌的译介输出对文学创作与文学多元系统建构的意义与作用,也让他们熟悉吴歌的译介输出对文艺创作与音乐作品衍生的价值与功用;既要翻译输出作为语言符号的吴歌中的歌、谣、词、曲、剧等文学元素,还要介绍输出涉及吟唱腔调、表演神态、妆束打扮、道具布景等诸多非言语的听觉与视觉因素,从而激发国内外一切爱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们来积极关注、深入研究并合理利用吴歌遗产。正因为吴歌融文化遗产、口头文学与民俗音乐等特性于一身,既具静态的人文研究价值,更具动态的艺术欣赏价值与社会服务功能,我们完全可以借吴文化国际研讨会与国际吴文化节等成熟吴文化探索机制的关注眼光来译介传播吴歌文学作品,开发利用吴语文学的文化交流意义与

作品商业价值,借江南小镇风情游与湿地公园游等配套比较完善的旅游资源来开发利用吴声歌曲的旅游助兴功能与经济拉动效应,借赛歌会与吴文化博物馆等现有的吴歌展示模式来开发利用吴歌遗产艺术的观赏价值与社会效应,从而实现以译介输出促进遗产保护、以遗产传承服务社会发展、以文化建设带动经济建设的目标。而吴语地区各级政府部门则可借此契机,一方面输出文化资本,打造民俗旅游资源与文化产业品牌,增加经济创收,从而实现科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服务现代化经济建设的目标;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通过吴歌的译介输出与国际交流来吸收、借鉴全世界范围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有效举措,为吴歌的进一步保护与传承提供国际化的探索视野与融资渠道。

因此,从其本质上讲,吴歌的传统保护手段与基于译介输出的开发利用手段可谓殊途同归,都是为了实现当代环境下遗产的适应性保护与传承。如果说搜集、记录、描写、整理与保存等传统手段是吴歌保护与传承的必要条件与本地化途径,那么吴歌的译介与输出则是吴歌保护与传承的充分条件与全球化途径,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吴歌的保护与传承,实现遗产保护与(地域)文化“海内外涅槃”的双重目的,从而为吴语地区省市利用吴歌遗产资源在国内实现文化强省(市)、在国际打造文化(旅游)品牌,实现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双丰收做出贡献。

## 五、结论

吴歌既是十分宝贵的民间文化遗产,也是十分珍贵的文学、音乐与历史资料,为研究吴语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与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等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佐证。对吴歌关注的广泛性与兴趣的广泛性必然要求研究者与决策者着眼全球文化战略,整合前人的研究成果,从多元化维度,尤其应从跨文化传播维度来认识鉴赏、保护传承、开发利用吴歌,走出一条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学保护、全球传承与创新利用相结合的新道路<sup>[17]</sup>。吴歌的译介输出视角则是朝该方向努力的有效尝试。

吴歌的译介输出是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举措,它既是对传统的单维度、单媒体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手段的创新与补充,又是迈向非物质文化遗产多模态、多媒体化保护传承的客观要求,更是开发利用吴歌人文研究价值、艺术欣赏价值与遗产经济价值的全新尝试与有效探索。译介输出视角有利于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地化保护手段与全球化传承途径,有利

于整合本地化素材与全球化资源,有利于扩充本地化人脉与全球化人气,兼顾“保护传承”与“开发传承”两方面,在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进行科学规划与适度开发,将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人文艺术价值与社会经济价值统一起来。这对各地有关部门保护好、传承好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利用好、发挥好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民俗样式的现代服务价值与经济效益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与参考价值。

## 〔参 考 文 献〕

- [1] 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国发〔2006〕18号)[EB/OL](2006-06-02)[2013-02-2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http://www.gov.cn/zwggk/2006-06/02/content\\_297946.htm](http://www.gov.cn/zwggk/2006-06/02/content_297946.htm).
- [2] 第一批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苏政发〔2007〕28号)[EB/OL]. (2007-03-24)[2013-02-20]. [http://www.jiangsu.gov.cn/shouye/wjgz/szfwj/szfw/200710/t20071015\\_132993.html](http://www.jiangsu.gov.cn/shouye/wjgz/szfwj/szfw/200710/t20071015_132993.html).
- [3] 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的通知(国发〔2008〕19号)[EB/OL]. (2008-06-14)[2013-02-2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http://www.gov.cn/zwggk/2008-06/14/content\\_1016331.htm](http://www.gov.cn/zwggk/2008-06/14/content_1016331.htm).
- [4] 朱义华. 论民俗表演艺术样的译介及其意义[J]. 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8(5): 106-110.
- [5] 黄龙光. 民族文化传习馆: 区域性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新模式[J]. 文化遗产, 2012(1): 23-28.
- [6] 王文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8: 1-90.
- [7] 杨溢. 秦地罗敷女, 采桑绿水边——布利斯和他的《子夜吴歌》之春歌[J]. 黄河之声, 2006(4): 102-103.
- [8] 汪榕培, 金煦, 王宏, 杜争鸣. 吴歌精华[M].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3: 2-3.
- [9] 彭兆荣, 李春霞. 遗产认知的共时向度与维度[J]. 贵州社会科学, 2012(1): 5-11.
- [10] 樊祖荫. “阿炳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艺术珍品[J]. 人民音乐, 2008(9): 64-66.
- [11] 方梦之. 译学辞典[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 2.
- [12] Jakobson, Roman.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A]. Brower R. A. On Translation[C].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232-239.
- [13] Nord, Christiane.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 Approaches Explained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27-38.
- [14] Bassbett, Susuan & Lefervere, André. 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57-108.
- [15] 李志川, 程铭心, 王晓岚. 再唱吴歌一万年——写在无锡吴歌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际[J]. 江南论坛, 2008(10): 60-62.
- [16] 王凌雨.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电视传播[J]. 中国音乐(季刊), 2009(3): 162-165.
- [17] 朱义华. 非物质文化遗产“吴歌”保护与传承的维度[J]. 中国市场, 2013(36): 37-38.

(责任编辑: 闫卫平)

## Protec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the Wu Balla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otranslatology

ZHU Yi-hua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Mediotranslatology, the transl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works of literature and art to the outside world can not only promote the export of national cultural capital and the transplantation of cultural seeds, but also help the construc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literary, artistic and cultural polysystem, thus conducive to enhancing China's soft power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the world's diversified cultures. The Wu ballads, as a genr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under national protection, are a perfect combin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oral literature and folkloric music, worthy of static literary studies and dynamic considerations on artistic appreciation and social service. To introduce and translate the Wu ballads into the outside world is not only an innovative move to blaze new trails for protecting and transmitting the Wu ballads in addition to the traditional, one-dimensional and uni-media methods in an

effort to adjust to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modern society, but also an effective step toward diversified multi-media and multi-modal protec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to realize their values in literary studies, artistic appreciation and economic yields. The perspective of Mediotranslatology will prove to be contributive to the investigating the publicity and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Wu ballads as cultural relics and constructive in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pursuits.

**Key words:** the Wu balla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Mediotranslatology; protection and transmission; translation and exportation

---

(上接第 96 页)

## The Influence of Xu Hun's Qilv on the Poets in Song Dynasty

Lu Hai-long

(literature institute, Yancheng Normal College; Jiangsu; Yancheng 224002)

**Abstract:** Xu Hun, the famous poet in late Tang Dynasty, had great influence on later generations, especially on poets of Song Dynasty, specifically in three aspects. The first is the wording and syntax. The second is structure. The third is aesthetic taste. Research shows that Lin Bu, Wang Anshi and Kou Zhun of North Song Dynasty, Lu You, Zhou Bi, Zeng Ji, Chen Yunping and other Itinerant Poets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was extremely successful and influential. Their works showed that they learned and, to some extent, imitated Xu Hun's poems. The influence of Xu Hun's qilv on the poets of Song Dynasty is worthy of attention.

**Key words:** Xu Hun; Qilv; Poets of Song Dynasty; Influence

---

(上接第 107 页)

## On Craftsman in Jiangnan District Enrolled in Government Through Craft in Ming Dynasty and Qing Dynasty —— Interpretation of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raftsman

HE Wei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of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Abstract:** Many craftsmen in Jiangnan District get enrolled in government through craft as well as scholars through imperial examinations, which is an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raftsmen and rising of technical economy. This paper focuses on interpreting and analyzing the part of "traditional get craftsmen enrolled in government" and making up instances in Qing Dynasty in order to explore its historical influence on the basis of generally introducing main ideas of Professor Yu Tongyuan's book,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raftsman—Centered by Craftsman's Transformation of Craft of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in Jiangnan District.

**Key words:** Jiangnan District in Qing Dynasty; Craftsman Enrolled in Government; Enrolled in Government through Craft; Rising of Technical Economy